

借爱一下



Borrow me your
heart
and love

你的心



夏栀
—著—



人气畅销作者 ♥ 夏栀
最甜蜜心动之作

“二百五”傻妹和
狡猾“小狼狗”的
爱情攻防战



兴师
动众

陈锦年：梁辰，所有人都答应你嫁给我了。

搞贱
拿王

梁辰：陈锦年，你讨好我姥姥姥爷舅舅舅妈我能理解，至少收敛一点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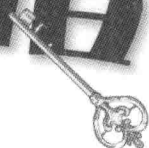
最令人无法接受的拒绝理由：你太好，我不配！

“你说，人为什么会需要爱呢？”

“因为爱与被爱，会给人带来快乐，会给人带来幸福。”

所以人们才会向往那些爱。
所以，他才一定要和她在一起。

借爱一下



Borrow me your
heart
and love

你的心



夏桅
-著-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借爱一下你的心 / 夏栀著. — 南京 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4. 5

ISBN 978-7-5399-7288-6

I. ①借… II. ①夏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53063号

书 名 借爱一下你的心

作 者 夏 栀

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

选题 策 划 花火工作室

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

文字 编 辑 大 熊

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

封面 设 计 许 静

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集团 网 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 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 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×1000毫米 1/16

字 数 332千字

印 张 18

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,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
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399-7288-6

定 价 22.8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录

001 / 第一章

没有瘦肉，没有皮蛋，没有粥！

017 / 第二章

拿人手短，吃人嘴短，何况你连吃带拿！

034 / 第三章

姜还是老的辣！

044 / 第四章

求人不如求己……虽然都没用！

059 / 第五章

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……

083 / 第六章

如果有个坑，赶紧跳进去！

110 / 第七章

这如同千军万马奔腾而过的心情……

125 / 第八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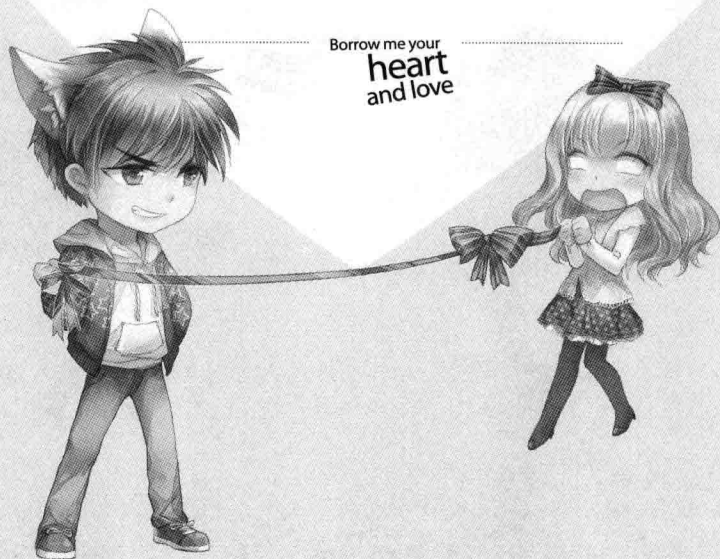
她……没成功，成仁了！

144 / 第九章

能破坏的友谊不叫友谊！

157 / 第十章

哪怕伤口再小，那也是伤口！



目录

174 / 第十一章

爱与被爱，会给人带来幸福！

184 / 第十二章

悲喜交加的早上！

207 / 第十三章

也有人永远是不会变的！

225 / 第十四章

甬管是什么，反正不是你那个东西！

237 / 第十五章

当时她就震惊了！

253 / 第十六章

反正就是不同意！

271 / 第十七章

陈锦年，不要再看别人了！



第一章

没有瘦肉，没有皮蛋，没有粥！

Borrow me your
heart
and love



晚上一点多钟，梁辰一边挂着QQ在电脑前偷菜，一边呼哧呼哧地吃着泡面。

那谁家的狗都已经咬了她两口了，一共掉了一百个金币，她真心心疼。吸吸鼻子，梁辰咬牙切齿地在那条小黑狗咬她之前，摘下最后一把草。她最最最讨厌别人开个红土地在那里种草了，种草就种草吧，还要养条狗。唉，这些人简直就是黄世仁再世，陈扒皮复活。

东家偷完偷西家，正当梁辰偷得不亦乐乎时，手机铃声忽然响起。顺便说一声，梁辰的铃声是那首《百鬼夜行》。所以，当手机铃声响起时，梁辰一个机灵，差点将手上的泡面扣电脑上去。手忙脚乱地将电话接起，电话那头嘈杂的声音，令梁辰不自觉地皱了皱眉。这帮小青年，就不能玩点斯文的吗？

“辰姐，你家陈锦年喝醉了，你快点过来把人领回去吧。”

她姓梁，陈锦年姓陈好不好，什么时候成她家的了？

“你谁啊，谁是你姐啊，陈锦年是谁啊？”

“辰姐，别玩了，锦年在这儿闹腾呢，我快吃不住了。”

这半夜三更给梁辰打电话的人是聂久。

聂久是谁？聂久是陈锦年的发小，他们俩穿一条裤子长大的。

陈锦年是谁？陈锦年是特么的一只小狼崽子。他啃她一口，她踹他一脚还算是轻的，到现在她的嘴巴都是肿的。

“他闹腾就闹腾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辰姐，您老行行好吧，当我求您了，我这都快被他给砸光了。”

像是配合聂久的话般，电话里传来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，接着便是聂久的哀号声，好像还有谁的闷哼声。听这动静，她估计砸得还不少。

“你随便给你找个地方让他躺下，不就完事了吗？等他明天一早醒来，他自个儿就回家了。”

这么大个人了，还要人去接，她都丢不起这人。

“辰姐，您又不是不了解你家锦年，他是那么好打发的人吗？他今天也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，逮谁揍谁，我的脸都被他打破相了。”

受了什么刺激？梁辰脑海里突然蹦出几个小时以前陈锦年咬着她嘴巴的流氓样。

哼，又强吻……只是在他头上盖了一巴掌，这刺激都算是轻的！

梁辰暗自翻了个白眼，对于聂久同志的凄惨遭遇，没有一丁点的同情。

梁辰一边讲电话，一边又偷了几个好友的菜，看着满满一仓库的东西，这深更半夜被人打扰的怨气，总算是淡了点。

“辰姐，我求您了，您可不能见死不救啊，大家都知道谁的话在陈大少爷面前都不好使，他唯独听您的，您就饶了我吧，改天我请你吃饭还不成吗？”

呸！

我又不是他妈，凭什么他就听我的啊。再说，她的话好使？这事儿梁辰自己可没觉得。

“你辰姐我，难道还差了你那顿饭啊？”

梁辰漫不经心地开口，又听到电话那头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，暗呼过瘾。谁让他聂久同志没事就把陈锦年往坏里带，说起来陈锦年原来是多么正气的一小正太啊，瞧瞧这些年都变成什么样了。

好吧，她承认，其实陈锦年小时候就是一张死人脸。但是，那他小时候也不敢啃她的嘴啊，他要是敢啃她的嘴，她还不把他打得满地找牙。

“聂久，你给谁讲电话呢，快点过来陪我喝酒，喝……”

某只小狼的声音通过电话筒传入梁辰的耳朵，梁辰有些咬牙切齿。大晚上的不让她消停，喝得正痛快是吧！

“大少爷，我正给辰姐打电话呢，让她来接你好不好？”

“辰姐？谁是辰姐？”

“梁辰，梁辰，认识了吧？”

“哦，你说辰辰啊，不许你叫她姐，不许。你得叫她嫂子！”陈锦年一个怒瞪，聂久立马就服软了，他的脸到现在还疼着呢，他可不敢在这个时候惹他。

“好好好，不叫姐不叫姐。”

聂久一只手持着电话，一只手推着陈锦年，不让他破坏自己的正常通话。

“辰姐，还有在听吗？”

“有在听。”

“五千百丽现金券。”

嗯哼？她又不是那种贪小便宜的人。

“再加一张南国的金卡。”

“好，我一会儿就到。”

挂了电话，梁辰将最后一颗萝卜收完，再刺溜一声吃完最后一根泡面，看了看电脑上的时间，都快两点钟了。

他们也还真是了不得啊，这么晚了，要她一个女人跑到酒吧去接人，难道就不怕她出点什么事？现在社会可乱了，动不动就听到什么良家妇女被什么的事，她虽然不是什么上等姿色，但至少也算得上是良家妇女啊。

认命地关了电脑，抓起钥匙、钱包，梁辰准备接人去。

待走到门口，梁辰又折回了客厅，拿起沙发上的一件针织外套，虽然她姿色不怎么样，但是……至少也是个女的。

S市是座夜生活很丰富的城市，梁辰一直觉得自己生活在这座城市，有点浪费资源。

梁辰下了楼，走出小区，在小区门口随手那么一抬，一辆出租车就停在了她的身边。

“师傅，阑珊酒吧，要快点。”

一会儿她还得回来偷菜呢。

“姑娘，你老公在那儿喝醉了呀。”

出租车司机将空车牌按下，一边开车一边说了这么一句。梁辰差点被他这句话给噎死。

“师傅，我这过去玩的呢。”

她哪一点看起来像是要去抓奸的样子啊？虽然她的面目表情是凶狠了点，但她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好不好。

“啊？倒是头回见穿着拖鞋跟外套去酒吧玩的呢。”



“嘿嘿，跟您开玩笑呢，我去接我弟。”

梁辰看着自己脚上的人字拖，干笑两声，这黑灯瞎火的，人家司机师傅的眼神还真好啊。

“哎，我就说嘛，我是不会看走眼的，我一看就知道你是个好姑娘。”

虽然话是好话，但梁辰听着却一点也没有高兴起来，这年头，谁愿意做好姑娘啊？人家要做狐狸精！

“姑娘，要不要我等你们啊？”

“不用不用。”

挥挥手，梁辰穿着拖鞋噔里啪啦一头扎进酒吧。这座城市还就是不愁打不到出租车，甭管时间多晚。

轻车熟路地摸到吧台，梁辰四下看了看，却并没有看到陈锦年还有聂久的影子。

“辰姐，您来啦。”

吧台的调酒师与她打招呼。梁辰微窘，这里的孩子，都太有礼貌了，每个见了她都随聂久叫她一声辰姐，但是……他们当中有些人明明比她还大好不好，比如说这个调酒师。

“嗯，他们人呢？”

“陈少跟聂总在休息室呢。”

“那行，你忙着，我自己上去找他们。”

这个休息室自然指的是聂久的休息室，聂久的休息室，梁辰也自然是知道。

当梁辰推开休息室的门时，第一件事便是后悔自己没有敲门。

此时的陈锦年正挂在聂久的胳膊上，努力地够着聂久正高高举起的酒瓶，两人的肢体纠缠着，任谁一看都像有一腿的样子！论身高，陈锦年比聂久还要略高一点，大概是因为醉了的缘故，那个酒瓶子，陈锦年始终没有够着。

“辰姐，您来啦，别站着啊，快点过来帮帮忙。”聂久眼尖地看见正站在门口的梁辰，立马就跟见着救星似的。

聂久的这一声辰姐没把梁辰叫过来，倒是把陈锦年叫得清醒不少。

“辰辰？”

陈锦年放开聂久，还顺势推了一下，完全没有了利用价值的聂久就这么被他推得一个踉跄，差点一跟头栽到地上。

“辰辰，你来啦，嘻嘻。”

陈锦年一步三扭地走到梁辰面前，此时的陈锦年完全失去了平时公子哥儿的霸气，笑得跟个傻子似的，爪子不自觉地摸向梁辰的小手。

“傻笑什么？”

梁辰一巴掌，将他毛手毛脚的爪子拍下。

这一巴掌拍得不轻，陈锦年原本有些白皙的手背立马红了起来。

没事长那么白做什么？梁辰不爽地在心里嘀咕。

“辰辰……”

陈大公子嘴一撇，有些委屈地将爪子放下，这模样，看得一旁的聂久直犯恶心。

刚刚打他的时候跟只狼似的发狠，怎么这会儿又变成狗了？

再看看梁辰，显得比他要镇定多了。

“能耐了啊，现在就跟我回家。”

虽然梁辰一直不愿意承认陈大公子是她家的，但有一点她不得不承认，那就是，梁辰现在住的地方，是他陈少爷的房子。至于为什么，个中缘由，梁辰有些不堪回首。唉，每个失败的儿女背后都有一个多事的妈啊，她家还不止有一个多事的妈，还有多事的姥姥，多事的姥爷，多事的姨奶奶……

“哦，咱回家。”

陈锦年这下光明正大地牵起梁辰的手后便往外走去。梁辰回过头无声地问还没回过神来的聂久：你不是说他醉了吗？

他哪里有一点醉了的人的样子，虽然步子不是很隐，但也没摔，而且还准确地知道大门的位置在哪儿。

聂久苦着一张脸，他哪里知道啊，陈锦年明明是醉了的嘛。完了，他把辰姐给得罪了。得罪辰姐，还不如直接得罪陈锦年来得实在呢。他死定了，得罪陈锦年大不了被修理一顿，得罪梁辰，指不定她会暗地里给他使什么招下什么绊子呢。

梁辰任由陈锦年一路牵着她走到酒吧门口，立马就有一辆出租车上前停在了他们面前。得，还是刚才那位要等她的话多的司机大叔。

梁辰拉开车门，把陈锦年塞了进去，自己也坐了进去。

“姑娘，这就是你弟啊？”

梁辰轻声嗯了一声，虽然她一直坚持陈锦年是她弟。不过，这关系在陈锦年啃了她之后，她就一直觉得别扭，哪儿都别扭。

“你弟长得可真俊，跟你有些不大像啊。”



不带这样损人的。梁辰阴着脸，脑海里闪过无数个司机被杀、被埋的案例。

一旁的陈锦年也不高兴了：“谁是她弟啊，你才是她弟，你全家都是她弟。”

司机大叔一边错愕，车子打了个突，好歹没出什么事。

“师傅，您稳着点开，他喝醉了，您别介意。”

“没……没事儿。”

“我不是你弟。”

陈锦年仍然在抗议，显然对于司机大叔的定义很不爽。

“是是是，你不是我弟，你是我的活祖宗。”

梁辰胡乱地敷衍，他要真是她弟，她早一巴掌拍死他了。

晚上两点多钟啊，偷菜的劲头一过，现在可困死她了。她要睡觉，回家睡觉。

得到安抚后的陈锦年安分了许多，脑袋搁在梁辰的肩膀上，眼睛跟狼似的，精亮精亮地巴巴地望着梁辰的侧脸。若是平时，梁辰绝对会一巴掌拍下去的，但这会儿梁辰显然也没了精神，也就随他去了。司机大叔从后视镜里看了两人一眼，梁辰冲着后视镜翻了一个白眼，吓得司机大叔又是一个激灵，车子差点飞出去。

好不容易到了目的地，卸下两人，司机大叔便立马开着车飞奔而去。晚上的生意真的不好做啊，都是拿命在玩儿。

梁辰一回头，陈锦年却赖在地上不走了。

谁说他没醉呢？

“你是自己跟我一起走回去，还是我自己走回去，你留在这里？”梁辰木着脸问。大半夜的，她可没工夫在这里跟他折腾，也没那个心情。

陈锦年仍旧没动，一张俊脸上明显显示着不高兴。梁辰抬腿作势要走，陈锦年立马站起身来：“辰辰，你等等我。”

小跑两步，陈锦年跟上梁辰，拉起梁辰的手。准确地说是梁辰拉着陈锦年，两人一起走进了小区，然后上了楼，回了家，关了门，开了灯。

“自己去洗澡，然后自己睡觉。”

说完梁辰便把陈锦年扔在客厅，自己进了卧室，一点也没有要照顾醉酒朋友的自觉。

陈锦年眨眨眼，显然还没反应过来。片刻后，他挪了挪脚，没有进浴室，而是进了梁辰的卧室。

接着，便在晚上三点的时候，响起一声尖叫。

“啊！”

随着一声尖叫，梁辰本来已经撩起衣服的双手，迅速放下。

“你跑我房间里来做什么？”

梁辰双眼冒火，她决定，如果他不给她一个好理由的话，甭管他今天晚上喝了多少，她都绝对会让他吐得一干二净。

“洗澡，睡觉。”陈锦年回答得很干脆，然后很干脆地边脱衣服边往梁辰房间的浴室走去。

好吧，这个理由很充分。梁辰惊愕地看着陈锦年一气呵成的动作，当下便暴走了。

“你要洗澡要睡觉，回你自己房间去啊，你跑我房间里来凑什么热闹？”

砰的一声，梁辰的声音被阻隔在外，她……忍！

既然他这么喜欢她的房间，那她让给他好了。于是，梁辰抱着睡衣，悲愤地走出了自己的房间，然后进了隔壁陈锦年的房间。

换好睡衣之后，梁辰就往床上一倒准备入眠，准确地说，是往陈锦年的床上一倒准备入眠。

梁辰将半个脸往枕头里埋了埋，迷迷糊糊地想着，真是奇怪，明明她的被子与陈锦年的被子都是用同一个牌子的洗衣粉洗的，为什么味道闻起来截然不同呢？但又说不上哪里不同。大概实在是困了，不一会儿梁辰就已经从浅睡进入深睡。

也不知道睡了多久，感觉身边有人躺了下来，梁辰瞬间又从深睡转为浅睡，心里挣扎着要不要醒来，会不会是鬼压床呢？但她实在是困得不行了，对于醒来一事她无能为力。片刻后，身边的重量竟然慢慢地转移到了她的身上，梁辰闭着眼睛快哭了，她果然被鬼压床了。

梁辰就这么被“鬼”压着睡了一晚上，一晚上都梦见自己的脑袋挨着别人的脑袋，自己的脸贴着别人的脸。

真是惊心动魄的一个晚上。

第二日是周末，梁辰在不停地被鬼压的魔怔中哼哼唧唧地醒来，迷迷糊糊地睁开眼，慢慢地发现不对劲。她此时此刻正被人以极其亲密的姿势从背后搂在怀中。她脖子下面横着一条手臂，腰上横着一条手臂，颈边还窝着一颗毛茸茸的脑袋。

梁辰握着拳，咬牙切齿。如果不是太血腥，她真的很想将身上的手臂与脑袋变成只是手臂与脑袋。



更过分的是，此时颈边的那颗毛茸茸的脑袋还蹭了蹭，这是多么……不要脸的行为啊。

梁辰觉得自己忍无可忍，也不想再忍了。

胳膊肘一用力，梁辰的耳边便响起一道闷哼声。

“辰辰，早安。”

可怜的陈锦年，宿醉之后又被梁辰这么一记胳膊肘打醒，精神显得有些不是太好，动了动身子，却没有起身的打算，放在梁辰腰间的手还不怕死地紧了紧。

“陈锦年，把你的爪子拿开！”

梁辰觉得，一大早就咬牙真的是很伤神的一件事。

“再睡一会儿，嗯？”

“在你再次入睡之前，我想你该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！”

她不是都已经把她的房间让给他了吗？他怎么又跑这个房间来了？

“解释什么？”

陈锦年咕哝着，显然对于梁辰一大早的怒气有些不以为意。

“为什么你会在这个房间？”

梁辰一转身，面对着陈锦年。

陈锦年睁开眼睛看着眼前刚刚明明是后脑勺现在却是脸的梁辰，没有解释房间的问题，倒是先乐了。

“辰辰，你的脸好油。”陈锦年笑眯眯地道。不知道是因为宿醉还是刚睡醒的原因，陈锦年的声音显得有些低沉，很性感的低沉。与梁辰油油的脸蛋相反，他的脸上倒是清爽得很，头发有些乱，乱糟糟的头发顶在这么一张好看的脸上，居然还一点都不突兀。如果他没有说那句话，梁辰会有种他还是十几年前的那个小正太的感觉。可惜……

油你妹啊油！

“说，你为什么会在在这个房间？”

“辰辰，这明明是我的房间。”

……

是，没错，他说得对极了，这房间是他的，不光是这房间，就连这套房子都是他的。他说得一点都没错。

梁辰恨极了陈锦年这副耍无赖的表情，他陈大少爷家世显赫，二十多年来一直顺风顺水，平常身边都跟着一群人，在外人面前不苟言笑的他，谁又会知道他私底下会是这副无赖的模样呢。而梁辰，一点也不喜欢这样的特殊对待。

他就不能像对待别人那样对她，让她有多远就滚多远吗？

她决定不再跟他多废话了，她不能因为他而破坏掉美好周末的美好心情。所以，梁辰决定，先起床，去到看不见陈锦年的地方，来个眼不见为净。

梁辰从床上爬起，临下床时还不忘给陈锦年的胸膛补上一脚，然后迅速下床，站到离床远远的安全地带。陈锦年的攻击能力她是见过的，不伤也残，昨天晚上就有个倒霉孩子破相了，她绝对不要做第二个。

陈锦年显得比梁辰镇定多了，没什么特别的反应，揉揉发疼的胸膛，翻了个身，然后闭着眼睛不要脸地开口：“辰辰，我想吃皮蛋瘦肉粥。”

“没有皮蛋。”

梁辰想也不想地拒绝，凭什么，她又不是他老妈子。

“那就瘦肉粥。”陈锦年退而求其次。

“没有瘦肉。”

“那就粥。”陈锦年退而求更次。

“没有粥。”梁辰咬着牙恶狠狠地道。

“辰辰，别忘了，你妈，你姥姥姥爷，你姨奶奶……他们，都让你照顾我。”陈锦年睁开眼睛，无限委屈地说道。

梁辰握着拳头，努力说服自己别跟小孩一般见识：“你也别忘了，他们的原话是，让我们两个互相照顾。”

“是啊，我照顾你睡觉，你照顾我吃饭。”

陈锦年拉拉枕头，一副理所当然很公平的样子。

“你几时照顾我睡觉了？”

如果他不好好说话的话，她真的不敢保证自己能忍住不废了他。

“昨天晚上啊。”

陈锦年扒扒头发，挑着眉看着梁辰，一副你怎么现在就忘记了的样子。

梁辰觉得，他真的很欠揍。她真的不能再在这房间里待下去了，她需要好好地冷静一下。

砰的一声，陈锦年卧室的门震了三震，窝在被子里想继续睡个回笼觉的陈锦年抖了三抖。

陈爸爸说，女人是老虎。这话是不错的，即使是他的辰辰，那也是只老虎啊。

洗漱完毕之后的梁辰，虽不情愿，却仍是奴性十足地淘了点米，加上水扔进锅里，然后开着小火煮着。



唉，她就是太善良了点！

梁辰煮好粥之后，已经是上午十点多钟了，还好是周末，不过也只有周末，梁辰才会那么没节制地放任自己那么晚还挂在电脑上偷菜。以至于让聂久有机可乘，平常晚上超过十点钟她都会关机的，这是唯一一次这么晚还没关机的，居然就被他给逮到了。真是无比怨念。

陈锦年还没起，梁辰关了火，给自己盛了一小碗。她其实不大爱吃粥，只是每次陈锦年吃的时候，她会跟着吃一点。人家都说粥养脾胃，但梁辰一直不喜欢，她喜欢白米饭，那种瓷实的饱腹的感觉才让她有安全感。

梁辰捧着粥坐到电脑桌前，正要继续偷菜就看到右下角的小企鹅在闪动。

梁辰点开来，却是老同学白白的结婚照。深吸一口气，梁辰显然还没有适应这种刺激，每次去同学群里，大家不是讨论男朋友、老公，就是在讨论小孩。弄得她这个至今连个男朋友都没找到的独处小姑尴尬不已。所以，她已经很久没有去同学群里现身了，就连QQ都改隐身的了，但还是没能逃过同学们的红色刺激。

梁辰本来打算瞄一眼就算了的，结果白白发来信息：“漂亮吧。”

于是，她不得不从头到尾一张一张地仔细看，然后从中挑了一张她觉得还凑合的照片截了个图。

“这张好漂亮。”

瞧她，多会说话啊，她都没这么夸过自己。

“每一张都很漂亮好不好。”

嗯，梁辰拿在手上的小勺一个不稳掉入碗中，溅起的粥击中手背，梁辰哀呼一声，痛苦不已。

顾不上手上的疼痛，梁辰立马狗腿地改口：“是，都好漂亮哦，好羡慕。”

结婚照了不起啊，明明拍得一点都不好看，明明妆化得跟日本艺妓一样，明明灯光打得跟上海滩一样，明明男主角的大肚子西装都盖不住……

哪里好看了？啊？

谁说恋爱中的女人是盲目的，这拍结婚照的女人才是瞎子、聋子！

“羡慕就赶紧也找一个啊，你看看你，你都二十三岁了，我们班上大部分同学都结婚了，没结婚的那也有固定男朋友准备结婚了，你说你到现在连个男朋友都不谈一个……”

又来了，又来了。

每当这时，梁辰就恨不得戳瞎自己的双眼，折断自己的双手。她很享受一个人的生活好不好，她很喜欢一个人的自由好不好？她自己都不急，她们干吗没事

就替她急啊。

唉，妇女同志的思想，果然是她跟不上的。

梁辰正瞪着电脑上白白的结婚照发呆的时候，突然面前横生出一只手，把她刚放凉的粥端走，片刻后，空空的碗摆在她的面前。

见过猪吃食吗？

没见过？

改天瞧瞧陈锦年吃饭是什么样子就知道了。

“看什么呢？”

陈锦年把脑袋凑到电脑面前，用句电影台词来说：当他的脸与梁辰的脸只剩零点一厘米的距离的时候，谁也没有想到，下一刻……她会很想撕了这张脸。

“第四十五。”

陈锦年在梁辰动手撕了他的脸之前，收回脑袋，轻轻吐了一句。

“什么第四十五？”

不明所以地看着陈锦年，梁辰发现，他居然围着条浴巾就出来了。

真的是……太不要脸了。

“你们班上总共四十八个女生，这是你收到的第四十五个人的结婚照。也就意味着，你要包第四十五份红包了。”

陈锦年说得没错，她们班上总共四十八个人，四十八个全是女生，现在她该包第四十五份红包了，还有两个同学出了国，一时没联系，不知嫁了否。

也就是说，目前为止，她们班上，除却两个待在国外尚未联系上的之外，梁辰是唯一一个没有嫁出去的，不，应该说是唯一一个连男朋友都没有的。

梁辰对这个残酷的现实不忍直视。

她也就二十三岁嘛，她的这些同学也不过和她大小差不多，可是她们都像是找不到老公一样，大学一毕业立马就把自己嫁了，是有多害怕剩下！

梁辰不满地轻哼一声，看到陈锦身上的浴巾又哼了一声。她试着用一种诚恳的态度建议陈锦年去换件衣服再出来晃荡。

“陈锦年，去穿件衣服吧，你这样……容易着凉。”

但陈锦年显然没有打算要接受她诚心的建议，而且还很烧包地光着上半身摆了几个令她想要呕吐的POSE。

“你这副模样是要去竞选牛郎吗？”

“那你会来消费吗？”

陈锦年似乎来了兴趣，对这一职业的印象好像还不错。



梁辰的眼神扫过陈锦年有些紧实的身材之后落在他脸上，用了五秒钟的时间计算了一下上面的面积。

已知：陈锦年的脸，面积约两百平方厘米，梁辰的手，约陈锦年的脸的三分之一，请问，需要几巴掌，梁辰才能将陈锦年的脸拍肿？

答案是未知。

梁辰有能耐打他一巴掌，但不能保证还有能耐继第一巴掌之后还能再打他第二巴掌。

“我会带上你爸妈去给你捧场的！”

梁辰的威胁并没有令陈锦年放在心上，他不置可否地挑挑眉，显得很好心情地再次提醒梁辰：“你该去准备第四十五份红包了。”

于是，梁辰多毛了。

她至今仍小姑独处，连个男朋友都找不到的罪魁祸首就在她的面前，而她却不能把他怎么着。这种感觉，真的是令人好忧伤，好多毛啊。

她与陈锦年狗屎般的缘分，有时候真心地令她好想找棵歪脖子树解决自己。

当初，想当初……

梁辰本身是H市人，父母也都在H市。在梁辰七岁该上小学那年，梁妈妈再次怀孕，梁爸爸既要忙于工作，又要忙于照顾因怀孕孕妇症状很严重的梁妈妈，对于梁辰就有些自顾不暇了。

所以梁爸爸与梁妈妈决定将梁辰送到S市的姥姥家。当梁辰拿着她的小行李出现在姥姥家的大院的时候，她一点也没有被爸爸妈妈抛弃的感觉，也没有一点对陌生环境的恐惧感。

梁辰的姥爷原先是部队的，到了什么官衔，梁辰不是很清楚，只知道逢年过节的，姥姥家总是会来一堆走路带风的高个子叔叔伯伯。

梁辰胆子从小就大，来到姥姥家的第一天，放下行李就在她姥姥家的大院里奔了起来。

姥姥家的院子很大，梁辰还在自己家的时候，她妈妈就告诉她，她姥姥家院子里有很多跟她同年纪的小朋友，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梁辰才那么爽快地答应她妈愿意待在姥姥家的。

聂久是梁辰来到大院后碰到的第一个小孩，怎么形容呢，那时候的聂久长得可寒碜了，就跟一个小难民似的。梁辰见着他的时候，他脸上还挂着两行泪，走一步吸一下鼻子，走一步吸一下鼻子。

历史的经验告诉她，这孩子，挨揍了。